

丰庄寻城记

高峰

淮楚文化



淮水早报

8

2026年1月13日 责编：徐春侠 版式：刘放 校对：李大志

寿县丰庄镇位于县城西南20公里处，东临涧沟镇，东南与双桥镇一渠之隔，南、西南与正阳关镇毗邻，西接正阳关农场，西北及北濒临淮河，与颍上县、凤台县相望。丰庄镇境内素有“一滩(淮河河滩)五湖(肖严湖、袁家湖、丁家湖、薛家湖、寿西湖)四岗(牛尾岗、试网岗、柴岗、刘岗)”之称。金秋十月，沿着淮堤向南，左手稻菽飘香，右手淮水汤汤，四望岗头、五里铺里，正阳关隘，近在眼前。

丰庄之名的演变，本身便是一部微缩的地方史。旧志记载，丰庄铺源于烽村，烽村又出自烽水。后来，又演称为“荒庄”，直到现在的“丰庄”，正反之变，按照现代说法，最能体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也实现了从荒芜到丰饶的愿景。丰庄之谓，岁稔年丰。乡野之中，我们寻访历史深处的寿春城、苍陵城、刘备城遗址，揭开藏匿在乡野中的文化密码。

丰庄铺为寿州城与正阳关之间古代递铺。正阳关位于淮河南岸，扼守淮河、颍河、淝河三水交汇之咽喉，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，是“铁打的寿州城”的屏障，历史上攻打寿州的战争，首先必夺或必守正阳关。丰庄毗邻正阳关，境内苍陵城、刘备城、张飞台等遗迹，正是历史上从正阳关攻取寿州，必经丰庄铺的明证。

丰庄既是递铺，又是传递战争信息的烽火台，更是古战场。因此，丰庄史上称为烽村。宋代以来，丰庄设递铺；明代称荒庄铺；清代又称丰庄铺、方丈铺等。古代从寿州到六安州有三条古道，这里是西线古道。

寻访当地耆旧得知，丰庄铺原位于国道G328路北五里的寿西湖洼地，曾有一座寺庙，现已不存。庙中方丈名为释布远，此人慈悲为怀，广施善行，深受敬待，久而久之，周围百姓就把丰庄铺称为“方丈铺”。

丰庄作为现代乡镇行政建制，其沿革大致如下：1964年始设十字路公社，后经合并、析出，至1972年，由原正阳、菱角两公社部分大队重组，并正式更名为丰庄公社，公社驻地亦从地势低洼、易涝且位置偏隅的张家圩，迁至当时新修建的国防公路(即后来的G328)南坡的新址。1983年改社为乡，1992年撤区并乡后设为丰庄镇，并在镇政府驻地形成了丰庄镇、丰庄村、丰庄街道三个层级同名并存的独特现象，直至2008年调整。

“寿春”作为地名，最早见于《史记》，载楚考烈王二十二年(公元前241年)“东徙寿春，命曰郢”。这座作为楚国最后都城的“郢都”究竟在何处？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，系统的考古工作才真正开启寻“郢”之旅。此前学界众说纷纭，有“县西四十里说”“丰庄铺说”“今县治说”等。

其中，“丰庄铺说”影响尤为深远，其提出者是清代著名学者、嘉庆年间凤台县知县(兼理寿州事)李兆洛。李兆洛学识渊博，为政期间主持纂修《凤台县志》，对地方文献贡献卓著。他在县志中明确提出：“以今地考之，废西寿春县当在今寿州境距城西南四十里之丰庄铺，值淮水东北曲处。《水经注》所谓烽火受淮于烽村南即北，丰或即烽之讹，今其城亦无迹矣。”他依据文献与地理称谓得出了这个结论，并因其学术声望，此说流传了一百六十余年，几乎成为定论。

然而，现代考古学以实地调查与科学钻探为依据，最终澄清了这一历史误判。1983年，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寿县博物馆联合组成调查组，对丰庄乡涧洼村及周边广大区域，进行了系统排查。最终，考古证据指向今寿县县城及城东南广大地区，那里发现了大规模的战国晚期城市遗址、高等级建筑遗迹、墓葬及丰富遗物，从而证实了楚寿春城(郢都)的地望，否定了李兆洛的“丰庄铺说”。

李兆洛的失误主要在于两点：其一，误解了《水经注》的记载。《水经注·肥水》明确记载，一条名为“烽水澳”的河流，是在“烽村南”接纳淮河水，然后流经羊头溪、熨湖，再“侧迳寿春城西”。这意味着烽村应在淮河北岸，而丰庄铺实位于淮河南岸，且此段淮河河道历史上无大幅改道，故烽村不可能在南岸。寿春城更在烽水下游，而非烽水入淮处。其二，他很可能将淮河南岸另一处重要古城

遗址——苍陵城，与文献中“淮水……迳寿春故城西”的记载混淆，误将苍陵城当作寿春城。尽管李兆洛的结论有误，但他关于“丰或即烽之讹”的推断，却无意中为“烽村”“丰庄”的地名源流考证提供了关键线索。而“荒庄”到“丰庄”的转变，更成为地名文化中蕴含民众集体心理与美好愿景的经典案例。

在丰庄镇涧洼村境内的寿西淮堤之上，坐落着一所名为“颂淮小学”的学校。这个名字寓意深长。校园中时常传出学子诵读唐代文豪韩愈《嗟哉董生行》的琅琅书声，诗中描绘的淮水、安丰与隐士，将千年文脉与眼前大河联系在一起。命名为“颂淮”，正是为了颂扬淮河母亲河，传承淮河儿女的精神。

苍陵城遗址的发现，早在1958年的文物普查中就已确定。城址位于淮河南岸，东西残长约1500米，南北宽约700米，其北侧因淮水长期冲刷，暴露出大量筒瓦、板瓦、陶井圈等战国至汉代建筑构件。1983年的试掘进一步出土了陶豆、陶钵等遗物，初步判断其时代为战国晚期至西汉前期。《水经》与《水经注》均明确记载淮水流经“苍陵城北”，又东北流经“寿春故城西”，这与考古发现的位置完全吻合。更为珍贵的是，当地百姓世代口耳相传，始终称此地为“苍陵城”或“古城子”，文献、考古与民间记忆在此奇妙地重叠。

苍陵城的命运与淮河息息相关。2001年7月，因淮河道拓宽工程，此处沉睡两千多年的古城遗址大部分被河水淹没，未及深入考古便沉入水底，其始建年代等谜团似乎永埋河床。然而历史仿佛开了个玩笑，在后续的河道治理工程中，深埋的遗址再次被扰动，竟出土了一批青铜器，其中包括一件极为珍贵的商代饕餮纹铜铙。铙是古代军中用以止鼓退兵的乐器，也用于祭祀宴飨。这件文物的出土意义非凡，它不仅将寿县地区有确凿实物证明的人类文明史向前推进了千年，也揭示了苍陵城所在地区早在商代可能已是重要的聚落或据点。它位于淮、颍、淝三水交汇的咽喉要地，是控制水陆交通的战略枢纽，古人择此筑城，正在情理之中。如今，颂淮小学的校园里，以休闲小道勾勒出淮、颍、淝三水的流向图，让孩子们在漫步中感知脚下土地与历史长河的深刻联系。

“正阳八景”之一的“刘备城遗址”，如今已划归丰庄镇湖沿村管辖。该地旧称刘帝大队、刘帝村，地名演化中保留了“刘备”的传说。遗址位于正阳关东南约四五里处，突兀于洼地之中，形似高台船坞，四周良田环绕。城址呈东西长、南北窄的船形，周长约1500米。与之相伴的，还有西北方向的“张飞台”。民间传说充满戏剧色彩：刘备兵败被追，情急之下“撒土成城”以御敌，而酣睡醒来的张飞及将士倒出鞋中硌脚沙土，竟堆成了“张飞台”。“一夜城”的传说，神奇莫测。

然而，严谨的史籍如《三国志》、《三国演义》中，并无刘备曾抵达此地的记载。考古则揭示了更古老的真实。刘备城遗址并非简单的防洪庄台，其城墙剖面中可见清晰的文化层堆积，包含类似龙山文化(新石器时代晚期)和殷商时期的陶片，其上又被较纯净的黄土覆盖。证明早在传说中的三国时代千余年前，此处已是一处重要的史前文化遗址。后世只是利用了这处天然的高台，在其上修筑或加固了军事性的城堡围墙。因此，“刘备城”是一个典型的历史“层累”地标：其底层是史前先民的聚落遗存；其上至表层可能叠加了大中华区的遗存，战争与地名；使这个淮畔土台像海绵一样，吸附了不同时代的历史记忆与民间想象。

丰庄之地，西临长淮，东望楚郢。其地名从“烽”到“荒”再到“丰”的嬗变，是民众愿望在地理符号上的投射。丰庄地名文化的产生和演变是淮楚文化的具体体现，毗邻都城淮河，特殊地理位置及地理空间，共同形成丰庄的自然景观、地形地貌、经济特征、宗教神话、生活方式和风俗等。把千百年来积淀在地名中的文化能量释放出来，反哺乡村发展，赋能乡村振兴，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。